

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时代性融合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探析基点

赵 壮

(南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是人民对未来社会的预想,代表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普遍追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探析视角,可以明确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框架下的融合机理,为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与“新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对接拓展实现路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融合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天下”观念与“自由人联合体”的融合、“重民”主张与“人类解放”目标的融合、“天下为公”主张与“关注公平”追求的融合。二者的融合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大同理想;共产主义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性融合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0358(2021)4-0031-06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188]因此,作为后来人我们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与时代、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相对接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思考。大同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不断跃进的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文化成果,代表着中华民族以及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孕育的关键理论成果,也是历代无产阶级理论家们对未来社会的超前预设。虽然二者在文化溯源与理论基础方面有着诸多不同,但都没能阻碍二者在二十世纪后的中国的兼容与发展。二者兼容互补后的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随着时代的深切呼唤登上了世界的舞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现,象征着东西方两大社会理想的进一步融合,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探析视角,更能明晰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融合机理和时代意义。本文研究重点主要是:在探析“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内在构成的基础上,对“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的融合机理作系统剖析。

1 空间视野的深层次互联:“天下”观念与“自由人联合体”

不论是大同理想的“天下”观念,还是共产主义理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二者理论框架下的社会视野都不再局限于一域一国,而是放眼四海、聚焦世界。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所具有的广大的社会视野,在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获得合理诠释。一方面,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视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得到呈现;另一方面,二者对社会结构的预想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得到了合理范围内的应用。

1.1 “天下”观念在大同理想中的呈现

“天下”观念并非独属于大同理想的社会框架之下,而是属于整个中华文化。但是,不可否认“天下”观念确实是大同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此处的“天下”便是对大同理想的社会视野的一次展开。大同理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儒家思想中有关“仁”的表述,可以间接论证大同理想中“天下”观念的空间视野。首先,“仁”的所指对象的普遍性。儒家思想中的“仁”是具有普遍指向性的,它不仅指“爱人”,也是指“泛爱众”。因为,在孔子看来,人不仅有亲亲之情,爱自己的父母兄弟,而且人还会将亲亲之情向外延伸,推广至周围之人,并渐渐递进以致天下大众。儒家思想的“仁”包含所有人,即是在空间范围上涵盖了天下。但如何将一人之“仁”遍及“普天之

收稿日期:2021-08-14

作者简介:赵壮(1997—),男,山东菏泽人,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下”呢?《大学》则站在事物普遍关联的角度,认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应以“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成了“明明德于天下者”实现自身理想的重要途径,即“泛爱众”。欲行“仁”的人可以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不同层次的范围概念,由近及远、由亲至疏,逐渐使“仁”遍及“普天之下”。儒家之“仁”最终为“天下”证明,证明了其空间范围的广阔性。其次,“天下”观念中隐含着对社会框架的初构。“天下”是“仁”的最终指向,但是,在“仁”向着“天下”迈进时,是需要先经过“身”“家”“国”三个阶段的。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由小到大三种不同的社会团体,也是构成“天下”的基本结构。而“天下”在一定意义上是比“国”涵盖更广、有一定组织规范的超级团体,也不再局限于民族、地域的限制。所以,《中庸》中有了“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的表述。后世,钱穆先生对“王天下”的概念也作了进一步解释,指出“当时所谓‘王天下’,实即等于现代人理想中的创建世界政府”^[237]。后来秦国一统,当时的人们便认为实现了“王天下”的理想,因此《中庸》又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所以,总的来说,“天下”观念是高于“国家”观念的,超越了“国家”观念在范围上的局限。儒家思想中的“天下”观不局限于国家的范围,作为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同理想中的“天下”观念也同样不会局限于国家。而且此中的“天下”并不是独立的,它的身后还有着“身”“家”“国”等大小不同的团体作为其形成的基础^[9]。

1.2 自由人联合体在共产主义理想中的具体展开

共产主义与自由人联合体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自由人联合体被视为对共产主义理想进一步的具体预设。与共产主义理想深入比较,自由人联合体是在更加具象化的层面对未来社会进行构想的。首先对“自由人”层面的论述,马克思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是指“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4247],而“自由”指的是“完整的主体的从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中产生的创造性的生活表现”^[5248]。“自由人”指的是人真正复归为人后的状态,也就是摆脱了“资本”的控制和“异化”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演进中,“自由人”是被放在了世界历史语境下进行阐释的。因为“自由人”的设定是对资本控制下的人的超越,而马克思眼中的资本控制人——资产阶级,则“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404]。资产阶级打破了原来不同地域间的隔阂,让处于不同地域、不同国度的各个民族可以产生关联。或许,在初时,各个民族的联系还远不如现在这般紧密和频繁,但由资产阶级所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无疑使“个人”变成普遍联系的世界人。其次,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7119],所以“自由人”需要相互之间彼此团结在一起,从而组成马克思预设中的“自由人联合体”。世界意义上的“自由人”建立的联合体,其在空间范围上,自然也是一种超越地域限制的世界性的共同体形态。^[8]当“自由人联合体”建立之后,世界的经济与政治也将会联合在一起,从而形成“自由劳动者的经济联合体”和“公共权力回归社会后的超政治共同体”^[9]。

1.3 “天下”观念与“自由人联合体”的阶段性融合

“天下”观念与“自由人联合体”作为“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中的重要内容,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了有限度的融合,并且二者融合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首先,在空间视野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视野与“大同理想”“共产主义”理想高度契合,都未将地域、国度、民族视为自身发展的全部,而是将之放于“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和“自由人”存在的广阔空间之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议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0433]在这段表述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的对象,并且将“这个星球”“世界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为之奋斗的目标。由此可以看出,“天下”观念、“自由人联合体”的空间视野与其指向一致,并且二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视野下也实现了融合,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形成的理论基础。其次,在全球框架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原初的以家庭和种族为单位,经过以民族和国度为单位,形成了如今的以国度、民族、宗教、生态等复杂因素交织的格局。”^[11]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整体框架是由不同层次的个人、家庭、组织、民族和国家构成,其构成方式是以中国传统“天下”观念和马克思主义中的“自由人联合体”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一方面是因为“天下”观念和“自由人联合体”都以世界为其关怀对象。“天下”观念指向“平天下”,使世界复归祥和太平,“自由人联合体”则欲使世界自由公民联合起来,以建立超越经济、政治、地域的联合体。另一方面,因为二者也同时注重对不同层次的团体以及个人的涵盖。如上所述,“天下”观念在其“平天下”的逻辑中是包涵“修身”“齐家”“治国”等基础概念的,“自由人联合体”主要在“个人”与“联合体”的层面展开。三者框架预设虽不尽相同,但其预设的基本结构是相互契合的。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空间视野与全球框架方面的概念和内涵的生成是继承和发展了“天下”观念与“自由人联合体”的结果。换一种角度审视三者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话,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天下”观念与“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兼容的平台。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平台,即便“天下”观念与“自由人联合体”有许多的共鸣点,亦难以发挥自身效用和实现二者历史性的融合。

2 对人的多维度关怀:“重民”思想与“人类解放”

以对人的关怀为基点探析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可以发现二者的思想体系中都是以“人”为核心。大同理想中的“重民”思想强调“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共产主义则将“人类解放”视为自身的最终目标。随着时代的发展,二者又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性概念,使其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大环境下,确立了“为民谋福”的发展理念。

2.1 “重民”思想在大同理想中的具体表现

在思想层面,历代学者都未停止对“民”的思想的探索与开拓。孔子言“使民以时”“安民”“乐民”,孟子在君与民的比较中认为“民贵君轻”,黄宗羲则提出“民主君客”的观念。同样,《礼记·礼运》也有相关表述,如“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表述中对人的关怀不言而喻,首先是对“亲”之外的人的关注,其次是对“老”“壮”“幼”等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考虑,最后则是对“鳏寡孤独废疾”等弱势群体的关怀,希望其能有所依靠。上述展现了对“老”“壮”“幼”“鳏寡孤独”等不同群体的关切,希望他们都能“有所用”“有所养”,可是完成“用”“养”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其前提。因此,儒家的另一位大宗师孟子对经济基础方面展开了进一步的阐述。第一步,“制民之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孟子·梁惠王上》)通过使民众有房可居、有畜可食、有田可耕,以保证民众生存的基本经济基础。第二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优化“民”的日常生活。“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通过上述措施,使得“老”“壮”“幼”以及“鳏寡孤独”的目标得以实现。在对“民”的概念的认知上,中国传统中“民”常指除上层统治者之外的大部分人,如在“以民为本”的提法中,“民”通常是指除统治者之外的那些人。以《史记·酈食其列传》中的“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的表述为例,“民人”就是指不包括“王者”的那些“人”,或是指处在被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从逻辑含义看,“民”是臣民、国民,是相对于“官”而言的。可是,在传统经典文献中,“以民为本”也常被“以人为本”所替代。如《管子·霸言》中言:“夫霸王之所始,以人为本。”再如《贞观政要·务农》中唐太宗对“民”也进行了强调,其言:“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此处“以衣食为本”的人自然指的是一般意义层面的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或者“人”除了指大部分人之外,也可以指全部的人^[12]。

2.2 “人类解放”目标在共产主义中的具体展现

共产主义的核心关怀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此处的解放是指摆脱来自于外界以及自身的压迫与束缚,也是指“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3]120}。在马克思主义论视野下,完成复归需要经过两个阶段,即分别摆脱对“人的依赖”和对“物的依赖”。“人的依赖”主要是指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与人的依赖,而“物的依赖”则是指在商品经济下对物的过分依赖。除此之外,共产主义社会下的人类解放不仅是整体人类的自由,也是指每个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曾言:“无产者则通过消灭财产、竞争和一切阶级差别而获得解放。”^{[13]377}在马克思的表述中,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建立在“消灭财产、竞争和一切阶级差别”之上的,也就是最终的解放并不是仅仅包含无产阶级,而是包含“一切阶级”即“一切人”在内。而且,“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14]44},所以在马克思去异化、使人复归为人的逻辑里,解放“一切人”是成立的。整体人类实现全面解放预示着每个人都获得自

身的全面发展,因为“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15]318}。人是历史的、实践的和社会的存在,是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个人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则由个人构成的社会也必然难以实现解放。人类的解放必须建立在政治上的解放之上,“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解放指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政治压迫中解放出来”^[16]。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最终解放的先进力量,资产阶级的政治压迫极大地阻碍了无产阶级在社会的整体进程中发挥自身的先进力量。因此,无产阶级需要通过发挥自身力量建立新型政府,并以此摆脱来自资产阶级的政治压迫。由无产阶级所建立的民主集中型政府虽然帮助民众走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压迫,但无产阶级本身也是一种“异化”的表现。因此,无产阶级所建立的政府最终会“自行消亡”,同时也正如马克思所预设的,由实现了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组成的“自由人联合体”将随之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

2.3 “重民”与“人类解放”的现实性兼容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为民谋福”的理念和使全球民众共享发展福利的追求,是对大同理想“重民”理念和共产主义“人类解放”目标的继承和发展。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中国国情和全球时局的发展,也可以被称为“重民”观念与“解放人类”目标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融合。二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创造性融合主要集中在现实与理想两个层面。

首先,现实层面。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谈到:“携手打造幸福共享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中非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0]449}中国“在推进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的基础上,同非洲国家密切合作,未来三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10]451}。从讲话可以看出,二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融合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以现实为落脚点,将二者对“人”的关怀放在了具体的实践计划和专项计划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行动意在使民众的生存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孟子“制民之产”“不违农时”使民众“有所用”“有所养”的目标一致,都希望民众具备可供自身生存的经济基础。

其次,理想层面。“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0]433},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想层面中所体现出的,体现了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关怀,同时也在理想层面实现了对“重民”观念与“人类解放”目标的统一。在统一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对人民普遍需要的未来世界做了描绘,“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10]433-434}对未来世界的描绘是对“重民”观念与“人类解放”目标的进一步延伸,以此使二者对“人”的关怀与时代发展相结合,因为当下时代的人民普遍需要安全、繁荣、包容、美丽这样的生存环境。通过上述可以发现,“重民”观念与“人类解放”目标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融合是多层次的,不仅在现实层面具体践行了二者对“人”的普遍关怀,使二者对“人”的关怀融合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在理想层面,表达了二者对人民获得幸福美好生活的普遍渴望,让二者的普遍渴望融合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未来世界的描绘中。而且,二者在经济层面与政治层面的追求也日益交织在一起,“重民”观念有对一定经济基础的规划,而“人类解放”则有对实现政治解放的认同。经济基础的设定代表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政治解放”的出现则是指新的政治制度即新的上层建筑。生产力为发展基础,上层建筑为顶层引领,二者互为助力,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设定的理想社会形态。

3 价值追求的时代性融合:“天下为公”与“关注公平”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探析大同理想的“天下为公”主张与共产主义的“关注公平”追求的融合之处,不仅可以明晰大同理想的“天下为公”主张和共产主义的“关注公平”追求,还可以进一步明晓“天下为公”主张与“关注公平”追求的时代意义,以及二者又是以何种方式在当下发挥效用。

3.1 “天下为公”理念在大同理想中的展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此处的“公”字有不同解释,如“公众”“公平”“公私”等。按“公众”之意,主要是从权力产生和社会治理的视角来审视,认为“天下为公”指的是“为天下所有人,而不偏私于一部分人”^[17]。此处的观点是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指向的是所有公众。也就是说,在理想的“大同社会”中,公众的利益成了首要的保护对象。按“公平”之意,“公者,为言平也,公平正直。”(《春秋·元命苞》)此处“公”即公平,主要的是指未来社会可以公正公平,具体而言,就是指“选贤与能”,让贤能之人可以在公正公

平的环境下参与天下治理。通过对“公”字意义的考察不难看出,“天下为公”之“公”普遍指的是对公众、对社会公平的关注。顺其意导之,实现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也将是对公众深切的关怀,对社会公平十分的注重。“公平”“公众”是大同社会的重点关注对象,之所以如此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公众”构成社会的主体,没有“公众”的社会也不能称之为社会,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需要“公平”作为其和谐稳定的保障。总之,大同理想“天下为公”的主张是以“公平”“公众”构成其“为公”的基础。

3.2 “关注公平”的价值追求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彰显

“关注公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展现了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强调:“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18]217}“相互竞争的厂主”是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直接实施人,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聚集本来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公众的社会财富,使原本有产可依的小手工业者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微薄财产。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广大公众会摆脱这种剥削和压榨,“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18]217}。“社会”与“社会全体成员”成为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者,但并不代表个人便失去拥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设定中,“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18]267}。而且,相较于一切生产部门集中于小部分人手中,由他们管控生产资料的分配,转而由“社会”和“全部成员”来行使管控的权力,似乎更能体现“公平”和“公众”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因为,由“社会”和“社会全体成员”治理的社会,会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与公众自身需要。社会发展规律是社会自身形成的内生性发展机制,它会帮助社会中各个行业、各个团体的和谐发展、公平竞争,最终使构成社会的不同部分和不同个体以较为公平公正的生存方式在社会的大环境下可继续发展。

3.3 “天下为公”与“关注公平”价值追求的融合与发展

“天下为公”与“关注公平”的指向分别存在于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内在属性中。二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公众利益的关注,二是对公正公平的注重。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呼吁道:“我们要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10]460}全球治理方式与全球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有效的治理方式可以使人民享受到有效治理带来的红利,而无效治理则给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因此,全球治理的决定权应被“各国人民”牢牢地掌握自己的手中,唯有如此,“各国人民”的公众利益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可靠的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保护公众利益的主张遵循了“天下为公”内在要求和“关注公平”的发展目标,尽管对公众利益保护的范围和力度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但当下所施行的范围和力度是符合国家发展需要和国际大环境需求的。

公平公正的国际环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发展的前提。因此,在提出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以国际金融危机为镜鉴,着重点明:“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的问题。”^{[19]543}此处表述将“天下为公”与“关注公平”所指向的对公正公平的关注放在了经济的层面,并且以“蛋糕”为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转化是合理的,充分体现了二者融合之后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因为,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不断增强、不断深化的时代,不首先解决经济的不公正不公平问题,将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造成很大的阻碍。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天下为公”的观念与“关注公平”的指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确实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只不过这种融合是根据时代发展需要进行的,而非完全依据二者的本来面目。但是从现实来说,这种融合又是合理的,因为它充分践行了“立足当下”的转化理念。

4 结束语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探析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融合机理,基本遵循了立足当下和求同存异两个原则。从与时俱进的现实基点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诞生是源于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阶段性

融合,而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时代转化。从全人类的宏伟视角来看,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都代表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普遍向往,尽管二者有着诸多不同,但并不影响我们对其探索和二者在新的时代实现创造性融合。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4.
- [3]何君安,闫婷.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兼论中国世界主义政治哲学[J].东南学术,2020(5):10-19.
-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李丽.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三个向度[J].广西社会科学,2020(5):86-92.
- [9]蔡晓良.关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思考[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51-56.
-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1]欧阳康.从真理标准探讨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逻辑、价值取向与比较优势[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5):16-24.
- [12]赵建文.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人权意涵及当代价值[J].人权,2017(5):63-82.
-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16]魏长领,冯展畅.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的三重意蕴[J].河南社会科学,2019(10):1-7.
- [17]张曙光.“天下为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82-102.
- [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范可旭)

Epochal Fusion of Ideal of Great Unity and Ideal of Communism

—Based on Base Point of Exploring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ZHAO Zhuang

(School of Marxism,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The ideal of great unity and the ideal of communism are people's expectations for future society, and represent people's universal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Taking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the perspective of analysis, it clarifies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the ideal of great unity and the ideal of communism under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expand the realization path for how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be connected with the concept of “new development” and with Marxist theory. The fusion of the ideal of great unity and the ideal of communism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the fus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world” and the “combination of free people”, the fusion of the concept of “valuing the people” and the goal of “human liberation”, the fus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world for the public” and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concern”. The fusion of the two is not a simple splicing, but a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ideal of great unity; ideal of communism;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egration of the times